

闲话人生

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”

■高海峰

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语出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，意为自己考量了很久，也纠结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相信自己的选择，宁愿做最初的自己，表达了一种坚持自我、相信自我的坚定态度。

非常欣赏“周旋”二字的绝妙。据说，人的眼睛原本有内省和外观两种功能，可惜后人只顾忙着看外面的一切，而忽视了内观、自省，久而久之，眼睛的内省功能也就慢慢弱化直至消失。一般说来，人听到对于自己的真实评价很少很少，所以别看我们对外界、对他人了解甚多，甚至如数家珍，但对自己却知之甚少，即使知道一些，也非常片面。

比起平时观察、琢磨、议论、评价别人，一般人用于反思、自省的时间大多很少。是不是搞颠倒了？他人与自己能有多少关系，为此费心劳神，除了没任何好处，还极易招惹是非、制造矛盾，甚至让自己变成谁见谁烦的长舌妇，多不值得！

人需要不需要了解自己的爱好、优势、潜力、毛病、短板与软肋呢？太需要、太迫切了！

比起看清他人，认清自己尤其不容易，所以才需要“周旋久”，才需要翻来覆去，一次次揣摩、思考，力求最大限度厘清自己需要什么、讨厌什么、适合什么、惧怕什么，才需要经常给自己做做透视、做做小手术。

人都需要自我定位，都需要选择路径、确定目标，自然都需要以清醒地认识自己作为前提。

世人很多，可惜能选对路，或者说对自己定位很准确的并不多，确切说是很少，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误、后悔、伤心欲绝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始终幻想着重来一遍。

其实，人一生大多在为如何活明白而努力，又大多在为没有活明白而苦恼或原地转圈。少年时懵懂好奇，青年时任性盲从，中年时好多事举棋不定，显然都在为没有活明白而缴纳学费。为什么好多人活得越来越没个性、越不像自己，甚至连自己都不认识了？到底是一直没有活明白，还是因为活得太明白而丢了自己？

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这句话也侧面回答了哲学上那几个终极问题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前半生，与自己反复周旋，认识自己、否定自己，最终接纳自己、坚定自己；后半生，努力做真实的自己，坚定不移地走向自我，做个真我。虽很不容易，但很值得努力。

毫无疑问，世上的东西要学但不能都学，外界的事情要管但必须有限度。不然就会如一则押解和尚的公案所说：公差一觉醒来，公文在，和尚在，却唯独找不见自己。不要觉得这很可笑，环顾左右，整天东一头西一脑，忙来忙去却不知为啥忙、为谁忙的多去了，哪里还能看到自己！

生活中，不要觉得这也看不惯、那也不顺眼，其实自己肯定也有很多地方让人看不惯，甚或非常厌恶，自己何曾真正虚心接受、努力改正过？要知道，世上最难办的事莫过于让别人按自己的模式生活。以自己推人，何苦再去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？

比起改变人，学别人同样很难。一棵树上尚难有两枚相同的树叶，更何况基础、性格、成长经历相差甚远的两个人？显然，努力不努力都成不了别人，刻意模仿只会闹出东施效颦的笑谈。唯有“宁作我”，才是对自己、对他人最大的尊重。

心灵感悟

在荷花苑，看到了涌动的金黄

■田军

七月，到淮阳荷花苑
看荷花
阵阵微雨飘落
雨中的荷，更神秘

闲庭信步，远望点点绿荷
在微雨里翩翩起舞
近视荷花点点，娇柔含羞
南来的，北往的
男的女的，老的小的
不问贫穷和富有
眼底尽收碧绿与苍翠
荷香在心底无限蔓延
总感觉脚下的路是那么
瘦小与无奈
头顶的天空还是那么辽阔
荷叶上晶莹的碎雨闪闪亮亮
不经意间，几只蜻蜓飞过
用心丈量着微波荡漾的龙湖

微雨还在小心地四处奔跑
唯恐敲碎看荷人的盎然兴趣
湖面上，时而鸟鸣
时而风声阵阵
点点絮语从耳边掠过
一切皆沐浴在荷香里
此时，我忽然看见
绚丽的荷花苑里
涌动着浪漫的金黄



一方水土

蒹葭

■张冬梅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小伙子心爱的姑娘在水的那一方。在霜花染白了芦苇的时候，小伙子决定迎着河流流淌的方向去寻找她，可是，前方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；顺着河流流动的方向去寻找，心爱的姑娘仿佛就在那水的中央。

思念如风中的芦苇，在小伙子心头摇曳，可见、可爱、可追、可恋，却看不清姑娘的脸庞。诗歌一唱三叹，从先秦到春秋，从过去到现在，再到明天乃至将来，始终诉说着求而不得、柔肠百转的情思。每当秋风拂过河边的芦苇，人们都会忍不住心生淡淡的忧伤。

大闸南头有一小渚，春天小草返青的时候，小渚上新发了许多野草，是蒹？是葭？它们没有显赫的出身，更没有娇柔的性情，不需要无微不至的关照，不需要恰到好处的滋润，精确到克的肥料，也没有喜阴喜阳的嗜好。它们蓬勃的身体在风中生长，长成高高低低的绿浪，在土地上起伏。它们有着长长的叶子，如同国画中最简洁的线条，梳理着风，时而向东，时而向西。

沙颍河湿地公园的北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塘，被别具一格的桥或往来穿梭的路切割形成一个个小的湖泊。睡莲陆续开出白色、紫红的花朵，能从夏天开到秋天，霜降后，花期即将结束，花朵有点打不起精神，隐藏在尚未白头的芦苇之后寂寞地开放，再寂寞地枯萎。

彩虹桥下泊着一叶扁舟，似是等待着什么。芦苇花还没有品过霜的滋味，呈黄绿色。芦苇丛中，一片喳喳声，忽然飞跃起一大片鸟儿，扑棱棱飞到天空，旋转几圈不见了。成群的野鸭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又落到水中，滑行不远，就静静地漂浮在水上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

站到水边，你会发现，看似静静的一潭水里面也藏有生机。你看，水面上野鸭在游来游去，苇莺在芦苇丛中喳喳叫着，不时有鱼儿轻轻一跃，荡起一圈圈涟漪。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桥那边散步的姑娘，在等待着谁呢？

注事如昨

一条新棉被

■张颖

入冬后，天气变得越来越冷，当北风呼啸、雪花飘落时，夜里盖一条厚被子还感觉冷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我就会想起上高中住校时盖的那条棉被，那个时候，虽是隆冬，可钻到被窝里，却感到很温暖。

我上高中时，宿舍就在教室后面，每三间房子住一个班的学生。屋里有两排地铺，就是在地面上铺一层木板，每人分一个床位，中间是一条狭窄的通道。

学生盖的被子都是自家手工缝制的，一般都是盖了多年的旧被子。我有一条被子，下面铺一块被单，感觉冷了就把棉袄盖在身上。

学生上学都很刻苦，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了，下晚自习时已是夜里十点钟。那个时候大家学习有动力，更有明确的目标，就是要考上大学。所以晚上十点以后，一部分学生为了提高成绩，还会在教室点上煤油灯继续自学。为了保证学生的睡眠，学校规定晚上十点熄灯，必须上床睡觉。

大家由于长时间洗不上澡，身上都会生虱子。我家条件不好，盖的被子破旧，而虱子总喜欢在破被子上寄生。

这天晚上，伴随着下课的铃声，我和同学们踏着皎洁的月光匆忙回到宿舍，我们得抓紧时间铺床睡觉，几分钟后整个学校都会熄灯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上课时一道没做完的数学题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解析。此时一个个方程式在我眼前不断变换，晃来晃去，就像一个个问号挂在我的耳朵上。身上也奇痒无比，虱子又开始叮咬我了。我悄悄地起来，点燃煤油灯，把被子翻开，聚精会神地抓虱子。虱子也不是好找的，我一动被子，它们就会钻到被子的缝隙里。这时，有人喊：校长来了！我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是校长在巡夜。我吓得赶快吹灭了灯。谁

知校长早透过窗户看到了我，他说：“继续抓吧，别不好意思！”

学校每个星期天下午不上课，学生可利用这段时间回家拿吃的、穿的及其他生活用品。我一到家，看到有剩饭就狼吞虎咽吃起来，很快就把剩饭一扫而光。我临走时，母亲从邻居家借了一罐头瓶酱豆，放在篮子里让我带着。临出门，天阴了，东北风刮得树枝唰唰地响，雪花在空中跳起了舞蹈，茅草屋上面的麦秸秆被吹得七零八落。我家离学校十五里，平时要走一个小时，现在不知道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到校。

母亲劝我第二天早上再回学校，我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，明天早上迟到了怎么办？何况今天晚上还要上晚自习！”她送了我一程，再三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。母亲是小脚，走路很费力，看着她渐渐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，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。我冒着刺骨的寒风，迎着漫天的雪花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校赶，在过一条小沟时还滑倒了，馍滚了一地，酱豆瓶也摔烂了，酱豆淌得到处都是。

到学校时，明亮的教室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。我知道快下课了，因为最后十分钟学生可以大声朗读。我匆忙到宿舍，把馍篮子吊起来，防止老鼠偷吃。这时，我看到一条崭新的被子铺在我的床位上，被面是蓝色的，图案是缭绕的祥云，还有几只飞向天空的小鸟。是不是有人占了我的铺位？我心里想。这时班长进来了，他说这是校长下午送给我的。他扮了个鬼脸，说：“盖上它，虱子就不会再往你那边爬了……”

我明白了，校长知道我家庭生活困难，只有一条被子，还破旧，就从家里拿了一条新被子送给我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每次想到那条新棉被，都会感到周身温暖。